



## [徘徊] / 慕強 中文系一年級

這個城市的漆黑，是看不到的，誰都看不見誰……只有徘徊又徘徊。

\* \* \* \* \*

今天冷得還好，不會冷得要死，也不會太溫暖，是喝酒的好日子。我和你一杯一杯的把酒喝掉。在狹窄的宿舍房間，你我沉默得死寂，我想不到安慰的話，小小一句也沒有從口角中溜出來。我只陪着你把酒喝下來自毀。我的感官、腦袋彷彿與你貫通，清楚你的難受、痛苦。因此我沒有安慰你，酒精才是你最大的安慰。你曾經想過和她一生一世，你真的很喜歡她，對嗎？

你半醉之間溜出一句：「我真的祝福他們。」

我的心彷彿抽住了，只有強裝自然為你添酒，口中含糊不清地說着過去的她過去吧，然而心中卻很難受。你喝醉了，紅透的臉，發酒瘋的樣子，你驚覺一切都顛倒了，是嗎？

無故你突然說着冬天快來了，我含糊地回答也許早已到了，冬天是傷感的季節，傷感總是無聲無色的。你嘴角笑着說：「怎麼說話裝作哲學家的模樣了？」我含笑說我一向這樣，你沒有回答，只是用力把酒喝掉。那一刻，你清醒得彷彿沒有喝醉。

我想你真的醉了，你乏力地躺在床上，口中發出一些音節，卻令人搞不清你在說甚麼。我想你真的醉了。我把熱毛巾敷在你的面上，順道把未喝完的酒灌進口中，沒有意料中的辛苦，甚至沒有感覺。我把窗開了，讓冷風稍稍吹醒自己，頹然的坐在床上。看着你，想起你剛剛說你哭不出來，不是不難過，只是不習慣難過，我笑着說我可以教你，我最擅長就是難過了，你也笑了。可惜，不能為你哭。

這天不太冷，我們只穿了單薄衣服，但卻冷得很。我把被子蓋過你，也為自己添衣了。我望着寂靜的窗外，我想也許我醉了。

\* \* \* \* \*

彷彿已習慣獨自處理所有事，獨自買書、閒逛，自己走進餐館，默默地吃、靜靜地走。有人說我享受孤獨，我卻不以為然，這只是一種習慣。茫然地走是我的習慣。

「喂！」叫聲伴隨着肩部輕鬆痛楚而來，那是一個熟悉的異性朋友，「很久不見了，最近都在幹甚麼？」寒暄幾句、取笑幾句後，她突然問：「那她呢？」我沉吟了片刻，嘴角勉強向上翹，「沒了。」「哦……沒關係啦，人生就是這樣吧！」之後她的話都夾雜着一些陳腔濫調的安慰說話，我卻沒在聽，思緒飛至很遠，遠得找不着。

那天傍晚的窗外渲染了滿天的橙黃，白天越來越長了，然後，過了盛夏，白天越來越短。

\* \* \* \* \*

天地間一片寂靜，輕輕的風聲、溪水的流動聲都在剎那間淡去。我和你並肩坐在一起，和你待在一起，剎那間似得到容身的居所。

「你的眼神很憂傷，怎麼了？」真誠的對視，是很容易泄露內心感情的一種方式。

我無力地搖頭，也不知自己是表達甚麼，混沌的瞳孔看向了天邊的彎月，再次晃過一陣惘然，看着天際的兩朵白雲緩慢的擦肩而過，然後又再緩慢的分開，不禁輕輕的感慨：「浮雲聚散，人生大概也是如此吧……」

你輕輕地笑了一聲說：「怎麼老氣橫秋，像個老頭子般？」我也掛起淡淡的微笑，沒有說話。

你看着夜空，若有所思般的模樣，頓了一會說：「如果你的命運注定是獨身，是神一定要你獨身，你會怎樣？」

我苦笑起來，深切的悲哀、透心的悲涼從內心深處升起。我想了想，淡淡一笑，平靜的回答：「假如這就是我的命運，我想大概我會安然接受，冀望我愛着的女人得到幸福。」

你大有深意的看我一眼，彷彿看到了我靈魂的深處，然後才慢慢的說：「笨蛋，命運並不會這樣坎坷，神也不會這麼苛刻的，我說的僅僅是假如而已……」

一陣沉默的過後，我淡淡的笑起來，你尷尬的樣子，令我不禁有點內疚。我只好看着遠方，看得出了神。你順着我的目光看，卻甚麼也看不到。

那天晚上，皮膚好像還留着濕冷的雨。

同房又在說夢話了，我總聽不清楚他在說甚麼，我只聽得見窗外很爽快地灑了一陣雨，看見地面都濕得反光。

\* \* \* \* \*

在電話筒另一端傳來你的聲音，我聽了後很失落、難過，不知不覺間語氣變得愈來愈冷淡、辛辣。你聽見這聲音後沒有退縮，更是倔強的回應。我們的對話令我愈聽愈心寒。

你決定中止對話，沒有任何先兆，匆匆的掛斷線，我聽着那單調的電話聲，聽了若干時間才緩緩把電話關上。靜靜的坐在沙發上，我好像看着一支蠟燭慢慢地燃燒至末端。

我把眼淚鎖在眼眶，沒有流出來，視線卻模糊得很。

\* \* \* \* \*

那是一個夢。

\* \* \* \* \*

颱風造訪，她陪我到海邊走了一轉，看見海浪的拍岸、狂風的吹襲，我們站在漫天風雨中哇哇大叫，放肆地叫囂、奔跑。我看着凌亂的一切，內心卻出奇的寧靜。我們緩緩地走到海邊，狠狠把酒瓶扔向了大海，將願望都付託給它。酒瓶在空中不由自主地重重的墜落，濺起了水花。她好奇地問：「你許了甚麼願？」我只是微笑着跟她說多謝。她好像有點迷惑，看着我滿臉水花，分不清是水還是淚。

\* \* \* \* \*

有人說，一個人的深深思念，會使被思念的人心緒不寧。如果真是這樣，我便成了大大的罪人。我希望她一生平安，健康安寧。

\* \* \* \* \*

這些天來，我都在執拾準備回家，我需要安靜下來，想想未來。我想我真的走失了。

之前跟同房道別，他像生離死別般的叮囑，我不禁哭笑不得，其實我只是離開幾天。

我抬起頭望出窗外，只見密密麻麻的雲，些微的陽光從僅餘的空間中透出來，白雲變成灰色，了無生氣的樣子。我拾起了要帶走的東西，一件又一件好好的放進袋中，彷彿它們都是玻璃般一碰即碎，我想好好保存它們。執拾後，當我照鏡子，看到的彷彿是剛剛窗外的景色。我把袋子背好，走出房門後回望片刻便把門鎖上。

站在巴士站，腦海中不停憶起顧城的〈避免〉。

\* \* \* \* \*

〈避免〉 顧城  
你不願意種花  
你說  
「我不願意看見它  
一點點凋落」

\* \* \* \* \*

完